

集部

南軒集卷十七

宋 張栻 撰

史論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斷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斷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

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佔畢詁訓為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雖號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為害至

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尚而後免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為事至於公孫丞相印封侯學士皆群然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它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簒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

變其風雨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奸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為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

自元成以後居位大臣有可取者否

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為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

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為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强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痼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

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氏為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强於徳自强於徳則不宜少有差失顧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増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自髙帝諸將之外其餘漢將孰賢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冣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葢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遥而曰

兵難遥度顧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
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
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摹與孔明渭上之師何
以異哉將之病在於果於殺而不卹百姓也充國任閫
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强而西
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
可班也反復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

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定制度為後世思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光武比高祖

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冑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葢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葢萬萬

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踈畧雄傑之氣不能自歛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

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黄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為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

光武不任功臣以事

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禄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横於胷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

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冦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為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

與共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光武崇隱逸

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忘遺逸之舉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禄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禄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禄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

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納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日舉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致而不能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革西京之陋而起名節之俗則其為益固豈淺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舉歸之也豈非為治之搃要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

何邪孜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屈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

矣豈不美哉

李固杜喬所處如何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凛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為之屬即涉梁氏賔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

帝之弑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解弛其幾既失故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返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

知冀心之所存哉夫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追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懐是見必賛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

與就死嗚呼悲夫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狥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背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

之時則有𡨋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其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為題榜至圭角炫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擊搏豪强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𡨋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

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然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太邱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太邱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差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

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為嬌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黄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温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顔氏之科矣

竇武陳蕃得失

賓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
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
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
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爲誅小人
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
槪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
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因反締
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

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臧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

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
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
廐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
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
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
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
義正東京之丈君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
可勝惜哉

兩漢選舉之法

所考兩漢選舉雖已詳但陽嘉中左雄一事未曾拈出兩漢選舉猶有古意左雄之奏尤為責實當時雖以限年為嗤然是舉所得乃陳蕃李膺陳球輩卒為一代名臣然則雄之所行豈得為過哉至如嚴詡舉也後世取士之法無復先王遺風有欲行古道如楊綰輩之所建明則類指為不可行胡不以雄之事觀之其效驗亦可見矣

晉元帝中興得失

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琅琊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摹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

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返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慇再豢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在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亦青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摹亦復不

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葢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讐率江東英俊皷忠義之氣北向討賊義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偪强自立於羣豪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至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其餘得失予不暇論獨推其本而言之

謝安淝水之功

苻堅掃境入冦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
吾有而襄沔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
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
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
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
牢之勇鋭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
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
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勝

之固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竒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揺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

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苻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温嶠得失

温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絶裾之事也昔之人

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

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為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

自後功名之裕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隳而不

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為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

矣可勝歎哉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

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絶裾而行噫太

真有母若此身固不得已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

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

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毋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命皆可以屑為此三綱之所由

壊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固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而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勲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虚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南軒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軒集卷二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銘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朱續曾

謄錄監生臣戴朝琛

南軒集卷十八

宋 張栻 撰

說

仁說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

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忮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

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無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

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為要而為仁其可不以克己為道乎

記甘露李文饒事

予過京口登北固山甘露寺訪求舊迹及覩曾旼所編丹陽類集載熙寧中寺僧應夫因治故殿基獲舍利并李文饒手記云寶歷間創甘露剎以資穆皇之冥福文饒有祭言禪師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於高標與

此記合予嘗恠文饒不樂釋氏毀其室廬貌像沙汰其
徒若真疾惡之者至其諭張仲武之辭則又疑其太甚
而觀其奉道士法甚至則文饒豈真知惡異教者哉今
攷井露刻所謂建剎以資冥福此在釋氏説為最陋者
文饒方且惑之以此崇奉其君則文饒之欲絶弃釋氏
又豈其本心也哉以予觀之文饒雖有才氣然富貴中
人耳武宗素重道士故其勢必排釋氏文饒極力為此
不過逢迎其君之意云耳不然與建剎藏舍利之事何

大不類耶孰知數百載之後斷刻出於土中其不可揜有如此者或曰吏饒謂建刹可以資福而寧不畏毀刹之招禍乎殊不知富貴移人之意豈獨此哉嗟乎異端之為害烈矣吏饒乃以此心蘄勝之不亦難乎宜其復之之速且益熾也予重為之歎息云

勿齋說

胡先生之季子大時求予名其讀書之室予因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言而名之曰勿

齋嗟乎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操舍存亡之機其間不能以毫髪所謂非禮者非天之理故也茍非天理即人欲已勿者禁止之辭收放心之要也學者所當於視聽言動之間隨吾所見覺其為非禮則克之無愛焉慮思力行由粗以及精由著以及微則所謂非禮蓋將有不可勝克者克之之至則天理純全而視聽言動一循其則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貴夫勉之勿舍而已

勿欺室說

山西郭侯子明以書抵予曰所居一室扁以勿欺願得數語以發其義庶幾朝夕觀省予惟天下之事常壞於誕謾而成於敦篤古之為將者質勝其文實踰於名矜不形而確有餘雖一介之士且不敢欺也而況於事君乎雖念慮之微且不敢萌欺也而況於見之事為乎是以能成功而保其令名今子明忠勲之胄以識畧被簡知方當總統之任存心如是予知其異日有以報明主矣予於漢西京諸將中最愛營平侯純實重厚授任于

外為國家計不忍便文自營其所條上確然無一語虛無一毫隱及成功而歸論兵事得失復不敢避小嫌以罔主聽其自守勿欺終始不渝如此嗟乎此誠萬世為將之良法也子明勉之哉

書示吳益恭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袵金革死而不

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新安吴益恭來邕州通判剛决而有慮臨事不避難忠義自許疾惡如讐予始一見奇之兩年間督之云熟矣而益加敬焉秩滿親老不復可畱於其行會予有期服不得為之賦詩以致贈言之

意而中有不能已者敬書魯論及中庸孟氏書中三義以諗之夫聖門所謂剛所謂強所謂勇者蓋如此益恭深思其義而體之於身于以捄偏而進德嗟乎其又可量也哉淳熙四年八月甲午

名周集說

玉山周畏知請予名其子予名之曰集以義甫字之蓋取諸孟子養氣之論是集義所生者集義云者積衆義也積集之久則所謂浩然者生而不窮矣義內也非外

也所謂必有事焉者蓋在此學者所當講論問辨也乾道壬辰十一月甲申書于癸軒

黄鶴樓說

予過武昌登郡城南樓步黄鶴故址覧觀山川慨然有感蓋黄鶴名樓以山得名也黄鶴之山逶迤起伏横亘郡城屬于江滸見于前人文字間若浦若磯亦皆以山名也而唐圖經何自而為怪說謂費文偉仙去駕鶴來憩于此閻伯瑆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所

記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所遇非文偉也此因黃鶴之名而世之喜事者妄為之說後來者旣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之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牕間遽相傳曰此唐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為之夸大其事而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之說有羽衣著屐之詩嗟乎寧有是理哉甚矣世俗之好怪也雖搢紳大夫之賢者有不免焉此無它不明理之故也使其知始終消息之故有無虛實皆究其所以然則豈得而惑之哉

而世之惑者往往曰天地之間其何所不有是或有之未可知也為是說者其病不可復藥蓋旣置之茫昧恍惚或有或無之域則不復致思以窮其有無之實其惑終身而已矣予嘗愛漢儒之言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斯言必有所授非漢之儒者所能自言也嗟乎異端之惑人蓋有甚烈於斯類者斯固不足深辨予獨有感以警吾黨之士庶幾知窮理之為要而窮理則有道蓋不可以不講

也

江漢亭說

鄂之城因山而其樓觀臺榭皆因城別駕所治之南憑城而望之適當江漢之匯昭武葉才翁與予裴徊觀覽欲建亭於上予因以江漢名之才翁請志其始嗟乎江漢之水其源可以濫觴而其無窮若此之盛後之登斯亭者念夫有本者其不息之積然也亦庶幾有感乎才翁名椅乾道辛卯十有二月朔張某書

贈熊𤔡筆說

頃年得溧陽顧綱散卓隶心制度殊不類近世筆遹來試使熊𤔡為之蓋不减綱寒牕作字十數紙不厭良覺慰意也然此筆殆不入時人手𤔡不可以難售而詭遇會有賞音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軒集卷十九

宋　張栻　撰

書

寄劉共甫樞密

某幸安湘濵不敢廢學無足壓記念自惟不敏竊守樸學顧世衰道微邪說並作肯信此者少獨樞密發慨然之志而下取及一得之愚久而益眷眷焉每念無以裨補萬分退用愧悚來教自以為報主之心有加無已而

向者之為有所未慊于中方將沛然用力於古道區區開之喜且不寐嗟乎靖康之變亘古所無金人盤據中原四十餘年矣三綱不明九法盡廢今為何時耶士大夫宴安江左而恬莫知其為大變也此無他由不講學之故耳今樞密以天子大臣而志乎此道則某之喜為如何雖然學之難明也久矣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願樞密勉之

又

程先生易得樞密録本傳遠賓學者之厚幸夫所謂易者何哉聖人之言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此豈獨謂此數卷書乎其必有所謂矣而此數卷中書所以述其藴也言有盡藴無窮故學者必於言意之表識易而後易可讀也頃丈定春秋此路有邵陽本字差小栻所看舊日嚴州本謹納去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極容觀此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為定論而詳味其

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又

湘民望樞密之至不減赤子之於慈父使人咨嗟歎仰然某之愚有敢為先事之獻者輙以布之某觀近世再臨舊鎮者聲望率減於前或曰上下玩習之故某以為無是理殆由在我者有怠之之心耳前者既已得譽及其復來將曰此易治耳是心一萌則敬肆分宜乎美惡之不同也而況樞密今兹之來勢位益尊聲名益重則

下民之情將有不敢以自盡者隔絕壅塞之患此亦不
可以不慮也易曰德言盛禮言恭此言德貴於盛而禮
貴於恭也伏惟樞密警懼存心益敬其事謙虛自處不
負其有降其辭色惟恐不及使匹夫匹婦之情皆得以
通而士大夫有懷皆得以吐露至于箴規指摘畢聞於
前而無所謂不敢者則善政日新而無斁矣豈惟一路
之幸實經綸之業益以光大將邦家是賴而天下之福
也昔人自逆于境逆于郊即觀聽其辭色而議之蓋人

心之向背首謹於兹時用敢陳于未及境之前側承風聲以慰願望

又

某效職于此亦以十閱弦晦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怵惕黽勉幸而未得罪於斯民又幸而適遇稔歲盜賊屏戢人情頗相安惟是區區不敢但為目前計考究緝理庶幾萬有一久遠之計云今最急者諸州窘匱無以支梧一路財計本可以均濟其如計臺之壅

利何秋中有請願與憲漕共究一路財賦底裏通融均撥幸蒙賜可詳細紬繹頗見涯緒若此論遂定庶幾諸州官吏有俸軍兵有粮而民力因得少寬也邑宜諸邉雖幸悉安靜然野心豈可保惟當充吾備禦之實使有隠然之勢以折其萌選練親兵立伍結隊明其訓習教以親睦激以忠義至於旂皷器械皆從一新收拾强壯不敢惜費今所增已近三百率皆選士江淮健者視亦無以相遠也邑宜將兵亦與選練按試矣獨患難得好將

官只得短中取長耳諸蠻一以信義待之如買馬一事舊弊革去凡數十事最害是鹽銀輒斷其輕重彼顧豈不曉吾所得幾何而所喪者邛山帥司先利夫出剩銀之得受此利啗而其下官吏悉從而刻減乾沒今先罷出剩銀正名以率之而嚴法以核之必使輕重悉以實毋得少罔之招馬官先以此意出塞喻蠻落舊來馬至二月末方有來者而羅殿又四年不來市正以吏侵牟之之故今方中冬數日前邕州已申羅殿將馬千七百

足近塞矣益知忠信之可行而在我者誠當自檢也素
荷教誨愛念輒以及之自惟孤迹蒙上使令於此一日
不敢不盡一日之心力其它非所能計獨恐淺短綿薄
有所不能勝又所部闊遠防虞非一每懷淵氷之念鈞
慈不忘誨旨時及不勝幸願

又

某承乏遠藩未速罪戾實惟庇蔭之及近日鄭憲既行
趙漕物故兩臺俱闕官不克兼攝事緒業委然向來兩

臺於諸州多興獄事紛紜淹久一切觀望不敢與決困於囹圄瘐於道路深可憐惻今得以次遣觧釋頗有次第又向來會議財賦事正緣所見異趣者不肯商量計司虛實終末知其底裏今得以考究無遺始知異趣者前日誠有掊聚為羡獻意坐視諸州困極恬莫之恤深可歎息兩日來子細區處為一定久遠之計頗有條理且夕徑奏于上自餘赦條合放而不放道理不當取而妄取者悉施行以次蠲卹矣自惟愚戇苟一日在職不

敢不究心此外身之利害非所遑卹

又

某少意冐禀鈞聽前知兗州滕瑞編管在此其人乃是滕樞族人比歲自山東來歸正粗勇習兵事可以在軍中任使而虞丞相用之過當畀以郡符此豈其才哉其所以速今日顛隮者實虞使之然也然東北人流落為可憐憫其孥尚留江上在此極栖栖然今為差兵校前往般取欲望鈞慈頒旨𢒛副一客舟津致其來俾其骨

肉得以團聚謀生恩賜甚大其人雖愚異日可倫顔得
荷戟之用伏鈞察

又

某近因到一巖空中得石刻載昭陵盛德一事可以補
史之遺已移置府治廳事敬以一軸上呈此語祖宗家
法也伏想鈞慈三復焉此邦山巖之勝誠它處所未見
環城奇觀柳柳州所謂拔地峭竪林立四野可盡大槩
然拙守但一涉歷不欲數出游時獨憑樓覽觀耳

又

某輒有愚見仰裨海嶽前領鈞翰其間有云自到江上
未見人才某竊以為人才在今日誠難得其備然而舍
短取長隨才而用則恐所至亦不容無而況通都大府
乎并苦燥冷惟良醫所擇叉負偃植惟大匠所施伏惟
鈞慈洪取人之方酌采葑之義庶幾片善寸長盡歸掄
選又惟樞密高明傑出之資人之有長固未易進于前
儻非虛心降已不忽隱微懇惻敦篤以招來之則非惟

抱負能者有所不能盡察而懷髙見者彼亦烏肯自售哉某之區區以為天下事要須衆力共濟乃可有成伏惟樞密負天下之望者也故旅鄉祈望之切而不自知其僭越伏紙皇恐之至

寄周子充尚書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免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

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顔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觧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况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問及此間相從者甚適來退縮豈敢受徒但有舊日士子

數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晚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丈定蓋嘗論此然在近日此憂為甚是以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遂害事耳要亦如玉石之易辨即其行實夫豈恫疑虛喝可掩哉丈定所論甚詳備在丈集中曾見之否

又

重諭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但因

學者狥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噎廢食耳後世盜儒為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為可乎熙寧以來人才頓衰於前正以王介甫作壞之故介甫之學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伊洛諸君子蓋欲深救茲弊也所謂聖人誨人有先後學者進德有次第此言誠是也然所謂先後次第要須講明譬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不然只是冥行而已至如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為

準而所進則當循行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若志不

先立即為自棄尚何所進哉所欲言者要須面盡

又

垂諭子澄所疑且云禪初不知其得失不欲隨衆詆之

伊川未窺其閫奥不敢以言語稱道足見君子所存之

忠信也第以某愚見所謂不知其得失者要當窮究其

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閫奥者當窮究其閫奥果何如講

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胷次此乃

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胡閃避而已也每竊敬歎下風故所懷亦不復敢隱有以見教是所望也

答湖守薛士龍寺正

講聞高誼之日久矣近歲見呂伯恭陳君舉稱説尤詳每念瞻際以慰此心在省中時亦見辭免審察文字竊為諸公言致賢者之道恐不當如是已而某亦出關尚念取道義興儻可一見而又差池徒往來于懷而已茲辱手字辭氣溫厚如接眉宇重篤先契尤所感歎即日

歲晚雨寒伏惟撫循有相台候萬福某向者備數朝列
雖粗知自竭而誠意不充迄無以仰答明主之遇寬恩
保全獲返先廬惟知深自省厲已無足軫念聞去冬嘗
以使指往淮上想事情之實悉得徹旒冕之前所謂荒
田蕪於包占經理害於無謀二語誠切要也吳興下車
寖久學道愛人之志亦可少施否某每念時事若此良
由士大夫鮮克務學之故蓋天理之微為難存氣習之
偏為難矯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末盡則於彼有尺

尋之差矣自惟不敏惕然夙夜不敢遑暇思得良友相切磨以庶幾乎萬一其願見之心誠非可以言喻也報問之始亦不欲只以寒暄語惟窮理戒我心之萌臨事防己意之加充茂德業以慰士望伏紙拳拳

又

論及學校之事此為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

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嚮則善也

又

某前年過雩上時嘗往拜安定先生之墓荆棘幾不通路又墻垣頹圮爲何人所侵勢有可慮某意謂宜專責教官掌管令一家守之正其封域勿使侵犯是時無可告語今想自賢使君下車之後已留意矣謾及之

答潘端叔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更須深體而用力焉

答潘叔度

所諭讀書平易則簡畧放過稍思則似做時文固當如此省察但所貴於平易者謂平心易氣優游玩味其旨

正非簡畧放過也若夫家庭間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與顏主簿

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學有兼與而混為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學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横流蠹壞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今其於

二程子所學不翅霄壤之異白黑之分乃欲比而同之不亦異乎願深明義利之判反求諸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辨者惟深察焉

答吳晦叔

垂諭太極之說某妄意以為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藴也極乃樞極之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抵其義微矣君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

極則性之妙都見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太極之藴歟所謂太極天地之性語意亦未圓不若云天地亦形而下者一本於太極又曰惟其有太極故生生而不窮夫生生不窮固太極之道然也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不若云有太極則有兩儀生生而不窮焉言其如此則曰性言其如此則曰太極似亦不必如此說又曰惟天地及人具此大本亦有病人仁則太極立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皆吾分内耳詩曰予懷明徳不

大聲以色明德固是心之德然不可只斷了便休須要教分明之云者自明也更默體之當見有味

又

近玩味已發未發於日用間甚覺顯煥周子誠通誠復之說極有理也伯逢書來亦說及善不足以名之之說其所答曾見否大抵當時知言中如此說要形容人生而靜以上事却似有病故程子云天命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

是說得繼之者善也此猶是天下之言性者斯言最為盡之蓋性之淵源惟善可得而名之耳晦叔意如何數日來看龜山集乃知前輩所造如龜山輩未易輕議也

又

仁右道左之說伊川所以有取者亦嘗思之仁字對道字而言乃是周流運用處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

偏則失其理則為不仁矣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無徃而不存遺書中所謂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是也如何離得人之所以不能體道者以人為之私蔽之也人雖蔽於私不能與道為一然道實未嘗離也明道與韓持國論克己一段反復此意甚詳所宜深味耳辱垂問据鄙意言之要非尺紙可盡未知是否却幸見諭

又

前蒙録寄所荅元晦書得詳讀甚幸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葢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為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于室想象跂而

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為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撥冗殊不逮意更幸悉察

又

在中之說鄙意正爾幸於此涵養焉元晦太極之論太極固是性然情亦由此出曰性情之妙似亦不妨如知言粹然天地之心心字有精神觀其下文云道義完具

無過無不及固是指性然心之體具於此矣伊川謂心一也有指體而言有指用而言又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寂然不動者也幸更於此深思焉太極之說某欲下語云易也者生生之妙也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曰易有太極而體用一源可見矣不識如何某向來答元晦中庸之說後見所示疑處往往有同者今錄呈渠又有分中庸章句一紙欲寄呈偶尋未見大畧某書中所答者可見矣明道先生為條例司屬官乃是介甫初為參政

時正欲就其中調護變化之也後來見他執拗不可回為天下害故在臺中力論之無非中節也介甫與人雖是如此不同畢竟稱其忠信此可見當時所以調護變化之者亦無所不盡其誠矣

又

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為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

見天地心焉葢所以復者是也其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若夫聖人生知純全無俟乎復則何所見其心焉妄意未知是否

又

近季隨寄勿齋隸字并諸詩來甚報之以題榜旣設所冀顧名思義惟日孜孜焉而後可因見時警策之幸也再玩所為詩語意固佳但如雲濆飈涵月春田木放花只說得克後意味却於勿處少力觀顏子請問其目而

孔子所以告之者正是告克己之目顔子請事乎此乃萬世標準學者但當深告以勿字工夫工夫到後自會見得若遽只説克後意味又恐使之只貪想象之見工夫滅裂耳此亦不敢不告非惟告人在我所當謹也

又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因其動

也於是而始有流爲不善者葢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
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至此則豈其性之理哉一己
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
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
流也流亦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汩於泥沙則其濁也
豈其性哉

又

某已作書偶復檢得舊書一紙今併報去夫子答子路

子貢管仲之問愚意以為子糾之立非正管仲可以不死然其初之從糾知其不正而從之蓋亦非矣其不死於糾而從桓僅比於背君從讐者為免耳非無歉於義也二子於此其必講之明矣夫子但稱其救世之功問其仁而獨稱其事功則其於仁也亦可知矣然使其果為背君而從讐也則雖事功亦不足稱矣抑揚與奪固備於此更幸詳之以朱温系統通鑑亦然蓋於紀事有不得已焉耳方其時正統無所屬而彼實承唐之後以

有中原則紀史事者烏得而不系之亦非為其所成者大也若貨之事亦嘗思之未得完策幸吏為精博詢訪評論見告必有至當之說也

又

累書皆有所講評冗迫久未及報然亦嘗思之今謗布一二黃老之學流入於刑名蓋其翕張取與之意竊弄造化之機故其流為刑名若陰符經之說已可見刻薄之意露矣天生德於予不言命而言德亦猶天之將喪

斯丈稱斯丈也蓋其理是如此聖人之言自爾渾全若着自任兩字恐却於夫子氣象有所未合耳井有仁之説近來思之當從明道先生説舊觧論語比更定已六七篇矣中虚信之本謂信之所以有也中實信之質謂信之體質也忠信可以蹈水火只是言有此理耳如必欲撫事而言則宋共姬逮乎大理是固忠信之所行也知我者其天乎蓋理之不二也謂常人一念之形天地知之似亦無害蓋自不可掩非謂天地有尸之者而能

知也怱怱畧及大槩更幸詳之却以見教

南軒集卷十九

南軒集卷二十

宋 張栻 撰

書

答朱元晦秘書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吕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說亦頗得之然其間似未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為喻又以夜氣為說而引孔子之言為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

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內也及其舍而亡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無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概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為務乎呂子約之説既誤以乍存乍亡為感之用而後説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盡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别尋本體也子約又

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寖明而心可得而盡矣

又

某向來有疑於兄辭受之間者非它也意謂若其初如伯恭之說承當朝廷美意受之可也後來既至于再至于三守之亦云固矣非尋常辭官者比也若只是朝劄檢舉不許辭免指揮行下則是所以辭之之義竟未得

達于君前而被君命也若君命不許辭而使之受則或可以令初未嘗迫於君命也忽復受之恐於義卻未盡不知劉樞曾如此報去否

又

示以所定祭禮私心亦久欲為之但以文字不備及少人商量今得來示考究精詳甚慰論議既定須自今歲冬至行之乃安但其間未免有疑更共酌之古者不墓祭非有所略也蓋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神主

在廟而墓以藏體魄體魄之藏而祭也於義何居而烏乎饗乎若知其理之不可行而徇私情以强為之是以偽事其先也若不知其不可行則不知也人主饗陵之禮始於漢明帝蔡邕蓋稱之以為盛事某則以為與原廟何異情非不篤也而不知禮不知禮而徒徇乎情則隳廢天則非孝子所以事其先者也某謂時節展省當俯伏拜跪號哭灑掃省視而設席陳饌以祭后土於墓左可也此所疑一也祭不可疏也而亦不可數也古之

人豈或忘其親哉以為神之之義或黷焉則失其理故也良心之發而天理之安也時祭之外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義則精矣元日履端之祭亦當然也而所謂歳祭節祠者亦有可議者乎若夫其間如中元則甚無謂也此端出於釋氏之說何為徇俗至此乎此所疑二也大抵今日之定祭儀蓋將祭之以禮者苟無其理而或牽於私情或狃於習俗則庸何益乎鄙見不敢隱更幸精思卻以見教庶往復卒歸於是而已至

於設席升降節文皆甚縝密穩當它日論定當共行之且可貽之同志非細事也

又

近伯逢方送所論觀過之說來其前日洙泗言仁中亦有此說不知如何大抵以此自觀則可以察天理人欲之淺深以此觀人亦知人之要也岳下諸公尚執前說所謂簾窺壁聽者甚中其病耳伯恭昨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體用先後之論要之須是辨析分明方眞見所

謂一源者不然其所謂一源只是臆度想象耳但其意
卻疑仁義中正分動靜之說蓋是四者皆有動靜之可
言而靜者常為之主必欲於其中指二者為靜終有弊
病兼恐非周子之意周子於主靜字下注云無欲故靜
可見矣如云仁所以生殊覺未安生生之體即仁也而
曰仁所以生如何周子此圖固是毫分縷析首尾洞貫
但此句似不必如此分仁義中正自各有義初非混然
無別也更幸見教

又

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季明再問伊川答之之語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如是涵養才於此要尋中便不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然則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乎幸更詳之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也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即

事即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如此看尤見體用分明不識何如忠恕之說如來諭精義序引亦已亡疑言仁已載往返議論于後今録呈所論一字若如老子以形而下者言則可與二三通數若如知言指道而言則難於復與蹤通數二三也心譬之水一節其意謂孟子只將水無有不下比人無有不善意味極完性情之理具矣今將心譬之水去水上用意差錯許多字固不為無義但恐終費力耳所論知

言中餘說再三詳之未有疑可復也

又

天命之謂性所解立言極明快但率性之謂道竊疑仁義禮智是乃道也今云循性之仁則有所謂父子之道卻恐費力更幸瑩之又如審其是非而脩之則知之教無不充之類亦未穩當兼此首章三語以其所見更須詳味伊川先生遺書中語某亦方欲下一轉語俟卻錄去求教也在中之說前書嘗及之未知如何中者性之

體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體若曰性之體中而其用則和斯可矣

又

示及中庸首章解義多所開發然亦未免有少疑具之別紙望賜諭也所分章句極有功如後所分十四節尤為分明有益玩味但家語之證終未安家語其間駁雜處非一兼與中庸對其間數字不同便覺害事以此觀

之豈是反取家語為中庸耶又如所引證及其成功一也之下有哀公之言故下文又有子曰字觀家語中一段其間哀公語有數處何獨於此以子曰起之耶其謂傳世既遠編簡中如子曰之類亦未免有脫略今但當玩其辭氣如明道先生所謂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傳之耳此乃是讀經之法若必求之它書以證恐卻泛濫也不知如何又如云此一節明道之隱處此一節明道之費處亦恐未安君子之道費而隱此兩字

減一箇不得聖人固有説費處説隱處然亦未嘗不兩具而兼明之也未知如何

又

按固陵録游公元符三年十月庚戌除監察御史令已改定攷其言行而泝師友之淵源體之吾身而明義理之正當下句中字固有未安元晦欲作即其所至而益求其所未至恐亦未安蓋方建祠作記使學者知所景慕而遽云求其所至則語意似迫露學者將未能識其

所至而遽云其所未至在薄俗不得不防其然也今更定云即其所至而益究夫問學之無窮則可見向上更儘有事意味似長也不知如何

又

仁之說前日之意葢以為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尺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尺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葢言之矣

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内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前日所謂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為不忍之心者非謂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

禮智之發見者言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四者然據文勢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則曰仁而已可也或云天地之心其德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元為善之長人之心其德亦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仁為人之心如何前日所謂元之義不專主於生物者疑只云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謂生物者亦無不盡者矣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發而中節即其在中之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而無

不完也非是方其發時别為一物以主張之於内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無内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其情之理然能反之則亦無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不識如何

又

觀所與廣仲書析理固是精明亦可謂極力救拔之矣然言語未免有少和平處謂當循前人樣轍言約而意

該於緊要處下鍼若聽者肯思量當自有入處不然我雖愈極力彼恐愈不近也如何如何比見報承有改秩崇道之命竊計自有以處之矣兩日從共甫詳問日用間事使人歎服者固多但以鄙意觀之其間有於氣稟偏處似未能盡變於舊蓋自它人謂為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只是氣稟病痛元晦所講要學顏子卻不於此等偏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顧以平時以為細故者作大病整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重以世衰

道微吾曹幸聞此理不可不力勉也有如孤陋正望切
磋之益焉此外尚有一二事可疑此便頗速俟後訊詳
列

又

某近年以來竊見尊兄往來書問之間講論知見甚異
疇昔每用敬歎且因得以開益其愚陋者固非一端獨
恨相去之遠顧以未得詳日用間事為念蓋子路有聞
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古之人於其知見之進則又顧其

躬之所履每患其不及而惟懼其有所偏焉故能日新而不疚此某所以亟欲詳聞用工進德之實以為相觀而善之益也幸共甫之來可以詢問則首訪而盡請焉得之共甫者亦多矣其所以慰鄙心而增歎仰者固不用言獨其間有使人不能無疑者切切偲偲之義則在所不敢默也聞兄在鄉里因歲之歉請於官得米而儲之春散秋償所取之息不過以備耗失而已一鄉之人賴焉此固未害也然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

而曰王介甫所行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奮然欲作社倉記以述此意其以為此則過矣夫介甫竊周官泉府之說强貸而規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說之行用奉行之小人而必欲其事之濟前輩辨之亦甚悉矣在高明固所殀悉不待某一二條陳而其與元晦今日社倉之意義利相異者固亦曉然度元晦初亦豈有所取乎彼哉特因或者之言有所激作遂欲增加而力主其事故併以介甫之為亦從而是之是乃意之所加

不自知其偏者也譬之有人焉於此執權以稱物之輕重初未至於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為重矣執權者主其說曰吾猶覺此之輕也於是復就其所指之處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矣且元晦謂介甫青苗為可取者以其實之可取乎抑以其名之可取乎以其實則流毒天下固有顯効以其名則不獨青苗凡介甫所行其名大略皆竊取先王之近似者非特此一事也竊取之名而何取乎且介甫自以其為鄞縣嘗貸穀而便於民故以

謂可行於天下執一而不通天下之務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必欲其説之行故舉天下之異已者盡歸之流俗於是來合其説者無非趨附之小人既欲其事之濟則用其説之合者小人四出以亂天下其勢則然也

介甫初亦用程明道及吕晦叔輩其意豈不用賢而以其天資視吕惠卿之徒為何等哉惟其欲其説之濟故擯異而用同卒至棄仁賢而任羣小也

今元晦見吾行社倉於一鄉為目前之便而遂以介甫之事為有可取無乃與介甫執鄞縣所為而遽欲施之於天下者相類乎似不可不周觀

而深察也此雖為一事然明者胷中因人激作而為之
增加斤兩以至於偏則懼其有害耳又來者多云會聚
之間酒酣氣張悲歌慷慨如此等類恐皆平時血氣之
習未能消磨者不可作小病看前書亦嘗略及之矣某
每念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
偏了若曰偏則均為偏耳又慮元晦學行為人所尊敬
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它人見它人不是覺己
是處多它人亦憚元晦辯論之勁排闢之嚴縱有所疑

不敢以請深恐諫言多而拂論少萬有一於所偏處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義其敢後於它人況某之不肖朝夕捄過不暇正有望於藥石之言亦求教之一端惟深察焉

又

某幸粗安日往城南水竹間翻閱簡編或遂與一二士留宿頗多野趣不覺伏暑之度惟是歲月易徂每懷學不足之憂耳共甫甚得此方人情然所以望之者固不

宜少不滿也開府之初舉動多慰人意其樂義之風亦不易得耳前書所講及與岳前諸友書於鄙意大抵無可疑仁說岳前之論甚多要是不肯虛懷看義理其近為說以明之亦只是所論之意卻似稍分明今錄呈其間有未安處其昨得晦叔書卻肯相信更俟相見與面剖也

又

來書披玩再四所以開益甚多所謂愛之理發明甚有

力前書亦略及之矣區區並見別紙嗣有以見告是幸

中庸所引家語之證非是謂家語中都無可取但見得此章證得亦無甚意思俟更詳之所改定本亦幸早示得以孜究求教克齋銘讀之無可疑者但以欠數句說克己下手處如何敬齋箴皆當書之坐右也洙泗言仁中當仁不讓於師之義舊已改孝悌為仁之本巧言令色鮮仁之義今亦已正并序中後來亦多換卻納一冊去上呈所謂觀書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

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斯言誠是也然所謂虛心平氣者豈獨觀書當然其既已承命而因敢復以為獻也其近作一拙齋記併録往幸為删之安國所寄書冊今附去數見別紙石屏一枚似勝前如何共父之勢想必此來異時卻易得便第未知再見之日懷向殊不勝情耳中庸集解俟更整頓小字欲盡移作大字又恐其間逐句下有解釋難移向後俟師聖之説多可疑然

亦有好處也魏元履棫兩次作書託虞丞附去不知何故不達來諭皇恐豈有此哉今復有數字往問其疾且謝之也子飛家事聞之傷心其子之喪恐亦宜早歸土也

南軒集卷二十